

创造的教育与校园文化环境

2017-07-02

【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年9月开始，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宇昊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创造的历史。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国与国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本质则是人才创造力的竞争。美国心理学家泰勒曾经指出，创造活动不但对科技进步，而且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哪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发展、鼓励人民的潜在创造性，哪个国家在世界上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可立于不败之地。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社会。”

为培养有创造力的当代大学生，就要为其营造有利于创造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对创新文化的迫切需求。“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都要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文化是民族的母体，是人类思想的底蕴。要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需要。”一旦缺乏创新文化的支撑，所谓的创新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时代无一不由文化创新为先导，人才创新为支撑。

校园文化从属于社会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独特性，以其特有的发展逻辑影响社会文化发展。人格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文化对每一个人的

塑造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就像文化本身一样，也许不全然是不知不觉地，但确是无可指责的。”校园文化映射着学校的本质，它由全体师生共同创建，又对其施加潜移默化的反作用。既然校园文化本身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那么，形成鼓励创造的校园文化环境就很有必要。

“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情景、用丰富集体精神生活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优秀的校园文化为学校开展“创造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霍姆林斯基辛勤耕耘几十个春秋的帕夫雷什中学为我们树立了卓越的典范。只有在充满民主自由、宽松和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氛围中，人类精神的发展，个体精神的发展才有可能。在专制的、令人压抑的学术环境中，真知灼见就会被湮灭、科学的花朵也将会凋零。只有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创造的思想才能勃发，普遍的信任感、成熟的幽默感、宽广的襟怀、宽容的精神、坦诚的态度、开放的头脑、真挚的感情的形成才有可能。而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校园精神氛围，才是创造教育所需要的。“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当然在不民主的环境下，创造力也有表现，那仅是限于少数，而且不能充分发挥其天才。但如果要大量开发创造力，大量开发人矿中之创造力，只有民主才能办到，只有民主的目的、民主的方法才能完成这样的大事。”为此，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六大解放”：“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甩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六大解放”为创造教育创设了其所需要和谐、民主、宽松、自由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

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文化教育学大师斯普朗格曾解释了

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的精神生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校园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生命哲学的视野中，精神文化被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如果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无论多么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斯普朗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这里的“文化”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地敞开”。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校园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文化教育学派为校园文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校园文化建设指出了明确方向。雅斯贝尔斯站在文化陶冶观的立场上，认为陶冶的性质是“全面地展开精神运动”，就是“全面地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他写到：“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作为他历史性知识方式的陶冶，陶冶作为某一时代世界和宗教的历史现实性之语言是充满生命力的，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由于生命具有不可规范性与不可预判性，文化的陶冶便可长远地作用于人生的过程。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Litt, T.)以诗意的语言深情地说：“陶冶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乳交融、天人合一的关系。”

虽然校园文化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校园民主的程度制约着校园民主氛围的形成，在这一前提下，能否形成良好的精神氛围则取决于学生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教师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尽管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是受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民主的程度制约的——这是校园民主自由的精神氛围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在这一前提下，能否形成良好的精神氛围取决于学生的“重要他人”——教师。教师不仅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创设者，而且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观、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理想和信念，都会通过教师反映在

学生身上。因此，“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创造力需要“有助于生命的舒展、生命的涌动的教育情境的创设，甚至是整个社会崇尚开放与多元的文化形态的创生”。没有“异端”的社会是一团漆黑一潭死水的社会。“异端”对权威的任何质疑和挑战都将影响现有的秩序和权威的地位。“异端”频出，人类思想的天空才会群星闪耀。“异端”的存在状态，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不过，仅有“异端”的自觉自愿、自我受难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有保护“异端”的社会土壤。创造力的发展根植于保护“异端”的社会。

留美博士黄全愈曾说：“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培育一种适合学生创造力表现和发展的生长环境。